

閱  
微  
艸  
堂  
筆  
記

閩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槐西雜志

觀弈道人撰

余再掌烏臺每有法司會讞事故寓直西苑之日  
多借得袁氏壻數楹榜曰槐西老屋公餘退食輒  
憩息其間距城數十里自僚屬白事外賓客殊稀  
晝長多暇晏坐而已舊有灤陽銷夏錄如是我聞  
二書爲書肆所刊刻緣是友朋聚集多以異聞相  
告因竄一冊於是地遇輪直則憶而雜書之非輪  
直之日則已其不能盡憶則亦已歲月駸尋不覺  
又得四卷孫樹聲錄爲一帙題曰槐西雜志其體

例則猶之前二書耳自今以往或竟懶而輟筆歟  
則以爲揮塵之三錄可也或老不能閒又有所綴  
歟則以爲夷堅之丙志亦可也壬子六月觀弈道  
人識

隋書載蘭陵公主死殉後夫登於列女傳之首頗乖史

法

祖君彥微隋文時蘭陵公主適幸告  
終恭欲基湯帝之惡當以史文爲正

滄州醫者張作

霖言其鄉有少婦夫死未週歲輒嫁越兩歲後夫又死  
乃誓不再適竟守志終身嘗問一鄰婦病鄰婦忽瞋目  
作其前夫語曰爾甘爲某守不爲我守何也少婦毅然  
對曰爾不以結髮視我三年曾無一肝鬲語我安得爲

枉厲糾音狼睥  
同君音當許音不必  
過音青備也

爾守彼不以再醮輕我兩載之中恩深義重我安得不  
爲彼守爾不自反乃敢咎人耶鬼竟語塞而退此與蘭  
陵公主事相類蓋亦豫讓衆人遇我衆人報之國士遇  
我國士報之之意也然五倫之中惟朋友以義合不計  
較報施厚道也即計較報施猶直道也兄弟天屬已不  
可言報施况君臣父子夫婦義屬三綱故漁洋山人作  
豫讓橋詩曰國士橋邊水千年恨不窮如聞柱厲叔死  
報莒敖公自謂可以敦薄斯言允矣然柱厲叔以不見  
知而放逐乃挺身死難以愧人君不知其臣者事見劉向說先  
是猶怨懟之意特與君較是非非爲君扞社稷也其事

可風其言則未協乎義或記載者之失乎

江寧王金英字菊莊余壬午分校所取士也喜爲詩才  
力稍弱然秀削不俗頗近宋末四靈嘗畫蕪菊小照余  
戲仿其體格題之有以菊爲名字隨花入畫圖句菊莊  
大喜則所尚可知矣撰有詩話數卷尚未成書霜凋夏  
綠其稿不知流落何所猶記其中一條云江寧一廢宅  
壁上微有字跡拂塵諦視乃絕句五首其一曰新綠漸  
長殘紅稀美人清淚沾羅衣蝴蝶不管春歸否祇趁菜  
花黃處飛其二曰六朝燕子年年來朱雀橋圯花不開  
未須惆悵問王謝劉郎一去何曾回其三曰荒池廢館

芳草多。踈。青年少時行歌。譙樓鼓動人去後。回風裊裊  
吹女蘿。其四曰。土花漠漠圍頽垣。中有桃葉桃根魂。夜  
深踴徧堦下。月可憐。羅襪終無痕。其五曰。清明處處啼  
黃鸝。春風不上枯柳枝。惟應夾祀雙石獸。記汝曾挂黃  
金絲。字極怪偉。不著姓名。不知爲人語。鬼語。余謂此福  
王破滅以後。前明故老之詞也。

董秋原言。昔爲鉅野學官時。有門役典守節孝祠。卽攜  
家居祠側。一日秋祀。門役夜起。酒掃其妻。猶寢夢中。見  
婦女數十輩。聯袂入祠。心知神降。亦不恐怖。忽見所識  
二貧媼。亦在其中。再三審視。真不謬。怪問其未邀旌表。

元大夫擬作書侯字宜  
又示侯作前恩傳數  
丁篇於窮愁之末即  
亦獲旌表者尤閤錄  
不遺餘力

何亦同來一編荅曰人世旌表豈能徧及窮鄉鄙屋湮  
沒不彰者在在有之鬼神愍其荼苦雖祠不設位亦招  
之來饗或藏瑕匿垢冒濫馨香雖位設祠中反不容入  
故我二人得至此也此事頗創開然揆以神理似當如  
是又獻縣禮房吏魏某臨終喃喃自語曰吾處開曹自  
謂未嘗作惡業不虞貧婦請旌索其常例冥謫如是其  
重也二事足相發明信忠孝節義感天地動鬼神矣  
族叔行止言有農家婦與小姑並端麗月夜納涼共睡  
檐下突見赤髮青面鬼自牛欄後出旋舞跳擲若將搏  
噬時男子皆外出守場園姑嫂悸不敢語鬼一一攫擄

此惡少竟倖逃顯  
釋矣社公何靈哉

強汚之方躍上短牆忽噉然失聲倒投於地見其久不  
動乃敢呼人鄰里趨視則牆內一鬼乃里中惡少某已  
昏仆不知人牆外一鬼屹然立則社公祠中土偶也父  
老謂社公有靈議至曉報賽一少年啞然曰某甲恒五  
鼓出擔糞吾戲抱神祠鬼卒置路側使駭走以博一笑  
不虞遇此僞鬼誤爲真鬼驚路也社公何靈哉中一叟  
曰某甲曰曰擔糞爾何他日不戲之而此日戲之也戲  
之術亦多矣爾何忽抱此土偶也土偶何地不可置爾  
何獨置此家牆外也此其間神實憑之爾自不知耳乃  
共醵金以祀其惡少爲父母昇去困卧數日竟不復蘇



西商守財皆掘達神  
之教也

山西太谷縣西南十五里白城村有樹塗神祠土人奉  
事之甚嚴云稍不敬輒致風寇然不知神何代人亦不  
知何以得此號後檢通志乃知爲狐突祠元中統三年  
勅建本名利應狐突神廟狐糊同音北人讀入聲皆似  
平故突轉爲塗也是又一杜十姨矣

石中物象往往有之姜紹書韻石軒筆記言見一石子  
作太極圖是猶紋理旋螺偶分黑白也顏介子嘗見一  
英德研山上有白脉作山高月小四字炳然分明其脉  
直透石背尚依稀似字之反面但模糊散漫不具點畫  
波磔耳諦視非嵌非雕亦非漬染真天成也不更異哉

觀此條具微公經  
學之深

夫山與地俱有石與山俱有豈開闢以來卽預知有程  
邈隸書歟卽預知有東坡赤壁賦歟卽曰山孕此石在  
宋以後又誰使仿此字誰使題此語歟然則天工之巧  
無所不有精華蟠結自成文章非常理所可測矣世傳  
河圖洛書出於北宋唐以前所未見也河圖作黑白圈  
五十五洛書作黑白圈四十五考孔安國論語註稱河  
圖卽八卦孫安國論語註今已不傳此是孔氏之門本  
無此五十五點之圖矣陳搏何自而得之至洛書旣謂  
之書當有文字乃亦四十五圈與河圖相同是宜稱洛  
圖不得稱書繫詞又何以別之曰書乎劉向劉歆班固

並稱洛書有文孔穎達尚書正義併詳載其字數洪範初一  
日五行一章疏曰五行志全載此一章云此六十字皆  
洛書本文計天言簡要必無次第之數初一日等二十  
七字是再加之也其取用農用等一十八字大劉及顧  
氏以為龜背九有總三十八字小劉以為數用等皆禹  
所第其龜文惟有三十字云云雖所說字數不觀此  
同而足見由漢至唐洛書無黑白點之傍附也  
硯山知石紋成字鑿然不誣水可執盧辨晚出之說明  
九室法龜文始見北齊盧湛大戴禮遂以太乙九宮與  
計朱子以為多康成說偶誤記也  
為神禹所受也今街家所用洛書乃太乙行九宮法出  
乙家當時原不於易緯乾鑿度即漢書藝文志所謂太  
稱為洛書也

表兄劉香畹言昔宦閩中間有少婦素幽靜歿葬山麓  
每月明之夜輒遙見其魂反接縛樹上漸近則無睹莫

人終莫喻其故何  
必示此幻相

喻其故也余曰此有所示也人莫喻其受譴之故而必使人見其受譴示人所不知鬼神知之也

陳太常楓厓言一童子年十四五每睡輒作呻吟聲疑其病也問之云無有旣而時作嚙語呼之不醒其語頗了了諦聽皆嫫狎之詞其呻吟亦受淫聲也然問之終不言知爲魅牒於社公夜夢社公曰魅誠有之非吾力所能制也乃牒於城隍越一宿城隍祠中泥塑控馬卒無故首自墮姪悟社公所謂力不能制也然一騶耳未必城隍之所愛卽城隍之所愛神正直而聰明亦必不以所愛之故曲法庇一騶牒一陳而伏冥誅城隍之心

今之能吏揣摩顧  
畏事上官者真  
殆而可奈於社稷

事昭然矣彼社公老乃揣摩顧畏隱忍而不敢言其視  
城隍何如也城隍之視此社公又何如也

趙太守書三言有夜遇狐女者近前挑之忽不見俄飛  
瓦擊落其帽次日睡起見窗紙細書一詩曰深院滿枝  
花只應蝴蝶採嘵嘵草下蠶繭存蓬蒿在語殊輕薄然  
風致楚楚宜其不愛紉繻兒

旧白巖言嘗與諸友扶乩其仙自稱真山民宋末隱君

子也

案山民有詩集今  
著錄四庫全書中

倡和方洽外報某客某客來乩

忽不動他日復降衆叩昨遽去之故乩判曰此二君者  
其一世故太深酬酢太熟相見必有諛詞數百句雲水

散人拙於應對不如避之爲佳其一心思太密禮數太  
明其與人語恒字字推敲責備無已閒雲野鶴豈能耐  
此苛求故遁逃尤恐不速耳後先姚安公聞之曰此仙  
究狷介之士器量未宏

從兄懋園言乾隆丙辰鄉試坐秋字號中續一人入號  
號軍問姓名籍貫拱手致賀曰昨夢女子持杏花一枝  
插號舍上告我曰明日某縣某人至爲言杏花在此也  
君名姓籍貫適符豈非佳兆哉其人愕然失色竟不解  
考具稱疾而出鄉人有知其事者曰此生有小婢名杏  
花通亂之而終棄之竟流落不知所終意其賞恨以歿

矣

從孫樹森言晉人有以貲產託其弟而行商於外者客  
中納婦生一子越十餘年婦病卒乃攜子歸弟恐其索  
還貲產也誣其子抱養異姓不得承父業糾紛不決竟  
鳴於官官故憤憤不牒其商所問真贋而依古法滴血  
試幸血相合乃答逐其弟弟殊不信滴血事自有一子  
刺血驗之果不合遂執以上訴謂縣令所斷不足據鄉  
人惡其貪媚無人理僉曰其婦夙與某私昵子非其子  
血宜不合衆口分明具有徵驗卒證實姦狀拘婦所歡  
鞠之亦俯首引伏弟愧不自容竟出婦逐子竄身逃去

刑官教令皆宜  
記之

質產反盡歸其兄聞者快之按陳業滴血見汝南先賢傳則自漢已有此說然余聞諸老吏曰骨肉滴血必相合論其常也或冬月以器置冰雪上凍使極冷或夏月以鹽醋拭器使有酸鹹之味則所滴之血入器卽凝雖至親亦不合故滴血不足成信讖然此令不刺血則商之弟不上訴商之弟不上訴則其婦之野台生子亦無從而敗此殆若或使之未可全咎此令之泥古矣  
都察院麟余載於灤陽消夏錄中嘗兩見其蟠迹非烏有子虛也吏役畏之無敢至庫深處者壬子二月奉旨修院署余啟庫檢視乃一無所睹知



前明為歷年開族祖  
 少度公將葬其親前  
 夕夢偉丈夫語折致  
 詞曰春屬朔多寄  
 居宇下已久今將徙  
 宅之少實其期可  
 乎寤而忘之而人  
 境有蛇千百家從  
 老僕殺蛇而蛇之  
 吳達意且公獨據  
 氣深病尋物

帝命所臨百靈罔伏矣院長舒穆魯公因言內閣學士  
 朴公祖墓亦有巨蟒恒遙見其出入曝鱗墓前兩槐樹  
 相距數丈首尾各掛於一樹其身如綵虹橫亘也後葬  
 母卜曠適當其地祭而祝之果率其族類千百蜿蜒去  
 葬畢乃歸去時其行如風然漸行漸縮乃至長僅數尺  
 蓋能大能小已具神龍之技矣乃悟都察院蟒其圍如  
 柱而能出入窗櫺中隙纔寸許亦猶是也是月與汪蕉  
 雪副憲同在山西馬觀察家遇內務府一官言西十庫  
 貯硫黃處亦有二蟒皆首盡一角鱗甲作金色將啟鑰  
 必先鳴鉦其最異者每一啟鑰必見硫黃堆戶內磊磊

如假山足供取用取盡復然意其不欲入入庫人亦莫敢入也或曰卽守庫之神理或然歟山海經載諸山之神蛇身鳥首種種異狀不必定作人形也

先兄晴湖言有王震升者著年喪愛子痛不欲生一夜偶過其墓徘徊悽戀不能去忽見其子獨坐龍頭急趨就之鬼亦不避然欲握其手輒引退與之語神意索漠似不欲聞怪問其故鬼哂曰父子宿緣也緣盡則爾爲爾我爲我矣何必更相問訊哉掉頭竟去震升自此痛念頓消客或曰使西河能知此義當不喪明先兄曰此孝子至情作此變幻以絕其父之悲思如郝超密札之

此自是正論

意耳。非正理也。使人存此見。父子兄弟夫婦均視如萍水之相逢。不日趨於蒲哉。

某公納一姬。姿采秀艷。言笑亦婉媚。善得人意。然獨坐則凝然。若有思。習見亦不訝也。一日稱有疾。鍵戶晝卧。某公穴窗紙窺之。則塗脂傅粉。釵釧衫裙。一一整飭。然後陳設酒果。若有所祀者。排闥入。問姬蹙然。斂衽跪曰。妾故某翰林之寵婢也。翰林將歿。度夫人必不相容。慮或鬻入青樓。乃先遣出。臨別切切私囑曰。汝嫁我不恨。嫁而得所。我更慰。惟逢我忌日。汝必於密室覲粧私祭我。我魂若來。以香烟繞汝爲驗也。某公曰。徐鉉不負李

後主宋主弗罪也吾何妨聽汝姬再拜炷香淚落入俎  
烟果裊裊然三繞其頰漸蜿蜒繞至足溫庭筠達摩支  
曲曰擣麝成塵香不滅拘蓮作寸絲難絕此之謂歟雖  
琵琶別抱已負舊恩然身去而心留不猶愈於同床各  
夢哉

交河一節婦建坊親串畢集有表姊妹自幼相謔者戲  
問曰汝今白首完貞矣不知此四十餘年中花朝月夕  
曾一動心否乎節婦曰人非草木豈得無情但覺禮不  
可踰義不可負能自制不行耳一日清明祭掃畢忽似  
昏眩喃喃作夢語扶掖歸至夜乃蘇顧其子曰頃恍惚

見汝父言不久相迎且勞慰甚至言人世所爲鬼神無不知也幸我平生無瑕玷否則黃泉會晤以何面目相對哉越半載果卒此王孝廉梅序所言梅序論之曰佛戒意惡是剷除根本工夫非上流入不能也常人膠膠擾擾何念不生但有所畏而不敢爲抑亦賢矣此婦子孫願諱此語余亦不敢舉其氏族然其言光明磊落如白日青天所謂皎然不自欺也又何必諱之

姚安公監督南新倉時一廩後壁無故圯掘之得死鼠近一石其巨者形幾如貓蓋鼠穴壁下滋生日衆其穴亦日廓廓至壁下全空力不任而覆壓也公同事福公

海曰方其壞人之屋以廣己之宅殆忘其宅之託於屋也耶余謂李林甫楊國忠輩尚不明此理於鼠乎何尤先曾祖潤生公嘗於襄陽見一僧本惠登相之幕客也述流寇事頗悉相與嘆劫數難移僧曰以我言之劫數人所爲非天所爲也明之末年殺戮淫掠之慘黃巢流血三千里不足道矣由其中葉以後官吏率貪虐紳士率暴橫民俗亦率姦盜詐僞無所不至是以下伏怨毒上千神怒積百年冤憤之氣而發之一朝以我所見聞其受禍最酷者皆其稔惡最甚者也是可曰天數耶昔在賊中見其縛一世家子跪於帳前而擁其妻妾飲酒

問敢怒乎曰不敢問願受役乎曰願則釋縛使行酒於側觀者或太息不忍一老翁陷賊者曰吾今乃始知因果是其祖嘗調僕婦僕有逆言箴而紡之愧使旁觀與婦臥也卽是一端可類推矣座有豪者曰巨魚吞細魚鰓鳥搏羣鳥神弗怒也何獨於人而怒之僧掉頭曰彼魚鳥耳人魚鳥也耶豪者拂衣起明日邀客遊所寓寺欲挫辱之已打包去壁上大書二十字曰爾亦不必言我亦不必說樓下寂無人樓上有明月疑刺豪者之陰事也後豪者卒覆其宗

有郎官覆舟於衛河一姬溺焉求得其尸兩掌各握粟

一網咸以爲怪河干一叟曰是不足怪也凡沉於水者  
上視闇而下視明驚惶瞽亂必反從明處求出手皆指  
土故檢驗溺人以十指甲有泥無泥別生投死棄也此  
先有運聚之舟沉於水底粟尚未腐故培之盈手耳此  
論可謂入微惟上闇下明之故則不能言其所以然按  
張衡靈憲曰日譬猶火月譬猶水火則外光水則含景  
又劉邵人物志曰火曰外照不能內見金水內映不能  
外光然則上闇下明固水之本性矣

程念倫名思孝乾隆癸酉甲戌間來遊京師亦稱國手  
如臯冒祥珠曰是與我皆第二手時無第一手遽自雄



耳一日門人吳惠叔等扶乩問仙善弈否判曰能問肯  
與凡人對局否判曰可賜念倫寓余家因使其弈先弈  
子紀數象戲譜以路記數與凡仙弈則以象戲法行之  
如縱第九路橫第三路下子則判曰九三餘皆仿此  
初下數子念倫茫然不解以爲仙機莫測也深恐敗名  
凝思冥索至背汗手顫始敢應一子意猶惴惴稍久似  
覺無他異乃放手攻擊乩仙竟全局覆沒滿室譁然乩  
忽大書曰吾本幽魂暫來游戲託名張三丰耳因粗解  
弈故爾率答不虞此君之見困吾今逝矣惠叔慨然曰  
長安道上鬼亦誑人余戲曰一敗卽吐實猶是長安道  
上鈍鬼也

景州申謙居先生諱詡姚安公癸巳同年也天性和易平生未嘗有忤色而孤高特立一介不取有古狷者風衣必緇袍食必粗糲偶門人餽祭肉持至市中易豆腐曰非好苟異實食之不慣也嘗從河間歲試歸使童子控一騶童子行倦則使騎而自控之薄暮遇雨投宿破神祠中祠止一楹中無一物而地下蕪穢不可坐乃摘板扉一扇橫臥戶前夜半睡醒聞祠中小聲曰欲出避公公當戶不得出先生曰爾自在戶內我自在戶外兩不相害何必避久之又小聲曰男女有別公宜放我出先生曰戶內戶外卽是別出反無別轉身酣睡至曉有

村民見之駭曰此中有狐嘗出媚少年人入祠輒被瓦礫擊公何晏然也後偶與姚安公語及掀髯笑曰乃有狐欲媚申謙居亦大異事姚安公戲曰狐雖媚盡天下人亦斷不到君當是詭狀奇形狐所未睹不知是何怪物故驚怖欲逃耳可想見先生之爲人矣

董曲江前輩言乾隆丁卯鄉試寓濟南一僧寺夢至一處見老樹下破屋一間欹斜欲圯一女子靚粧坐戶內紅愁綠慘推抑可憐疑誤入人內室止不敢進女子忽向之遙拜淚泫泫沾衣袂然終無一言心悸而悟越數夕夢復然女子顏色益戚叩額至百餘欲逼問之條又

醒疑不能明以告同寓亦莫解一日散步寺園見廡下有故樞已將朽忽仰視其樹則宛然夢中所見也詢之寺僧云是某官愛妾寄停於是約來迎取至今數十年寂無音問又不欲移瘞旁皇無計者久矣曲江豁然心悟故與厯城令相善乃醵金市地半畝告於官而遷葬焉用知亡人以人士爲安停閣非幽靈所願也

朱青雷言高西園嘗夢一客來謁名刺爲司馬相如驚怪而寤莫悟何祥越數日無意得司馬相如一玉印古澤斑駁篆法精妙真昆吾刀刻也恒佩之不去身非至親暱者不能一見官鹽場時德州廬丈雅雨爲雨淮運

使聞有是印燕見時偶索觀之西園離席半跪正色啟  
曰鳳翰一生結客所有皆可與朋友共其不可共者惟  
二物此印及山妻也盧丈笑遣之曰誰奪爾物者何癡  
乃爾耶西園畫品絕高晚得未疾右臂偏枯乃以左臂  
揮毫雖生硬倔強乃彌有別趣詩格亦脫洒雖託跡微  
官蹉跎以歿在近時士大夫間猶能追前輩風流也  
楊鐵厓詞章奇麗雖被文妖之目不損其名惟鞋盃一  
事猥褻淫穢可謂不韻之極而見諸賦詠傳爲佳話後  
來狂誕少年競相依倣以爲名士風流殊不可解聞一  
巨室中元家祭方舉酒置案上忽一杯聲如爆竹割然

此條可補日下舊聞  
攷

中裂莫解何故久而知數日前其子邀妓以此杯效鐵  
厓故事也

太常寺仙蝶園子監瑞柏仰邀

聖藻人盡知之翰林院金槐數人合抱癭磊砢如假山  
人亦或知之禮部壽艸則人不盡知也此艸春開紅花  
綴如火齊秋結實如珠羣芳譜野菜譜皆未之載不知  
其名或曰卽田塍公道老此艸區兩家田塍上用識界  
限犁不及則一垂不多生犁  
稍侵之即蔓延不止反余諦審之葉作鋸齒畧相似花  
過所侵之數故得此名則不似其說非也在穿堂之北治事處堦前甬道之西  
相傳生自

國初歲久漸成藤木今則分爲二岐枝格杈極挺然老  
木矣曹地山先生名之曰長春艸余官禮部尚書時作  
木欄護之門人陳太守漢時官員外使爲之圖蓋

醴化湛深和氣涵育雖一艸一蟲亦各遂其生若此也  
禮部又有連理槐在齋戒處南榮下鄒小山先生官侍  
郎嘗繪圖題詩今尚貯庫中然特大小二槐相並而生  
枝幹互相纏抱耳非真連理也

道家言祈禳佛家言懺悔儒家則言修德以勝妖二氏  
治其末儒者治其本也族祖雷陽公畜數羊一羊忽人  
立而舞衆以爲不祥將殺羊雷陽公曰羊何能舞有焉

乙者也石言予晉左傳之義明矣禍已成歟殺羊何益  
未成而鬼神以是警余也修德而已豈在殺羊自是  
一言一動如對聖賢後以順治乙酉拔貢戊子中副榜  
終於通判訖無纖芥之禍

三從兄曉東言雍正丁未會試歸見一丐婦口生於項  
上飲啜如常人其人妖也耶余曰此偶感異氣耳非妖  
也駢拇枝指亦異於衆可曰妖乎哉余所見有豕兩身  
一首者有牛背生一足者又於閩家廟社會見一人右  
手掌大如箕指大如椎而左手則如常日以右手操筆  
寫字盡使談識緯者見之必曰此豕旣此牛旣此人病



也是將兆某患或曰是爲某事之應然余所見諸異訖  
毫無徵驗也故余於漢儒之學最不信春秋陰陽洪範  
五行傳於宋儒之學最不信河圖洛書皇極經世

房師孫端人先生文章淹雅而性嗜酒醉後所作與醒  
時無異館閣諸公以爲斗酒百篇之亞也督學雲南時  
月夜獨飲竹叢下恍惚見一人注視壺琰狀若朶頤心  
知鬼物亦不恐怖但以手按琰曰今日酒無多不能相  
讓其人瑟縮而隱醒而悔之曰能來獵酒定非俗鬼肯  
向我獵酒視我亦不薄奈何辜其相訪意市佳釀三巨  
盃夜以小兒陳竹間次日視之酒如故嘆曰此公非但

風雅兼亦狷介稍與相戲便涓滴不嘗幕客或曰鬼神  
但歆其氣豈真能飲先生慨然曰然則飲酒宜及未爲  
鬼時勿將來徒歆其氣先生姪漁珊在福建學幕爲余  
述之覺魏晉諸賢去人不遠也

錢塘俞君祺

偶忘其字似是伯申也

乾隆癸未在余學署偶見其

野泊不寐詩曰蘆荻荒寒野水平四圍唧唧夜蟲聲長  
眠人亦眠難穩獨倚枯松看月明余曰杜甫詩曰巴童  
渾不寢夜半有行舟張繼詩曰姑蘇城外寒山寺半夜  
鐘聲到客船均從對面落筆以半夜得聞寫出未睡非  
咏巴童舟寒山寺鐘也君用此法可謂善於奪胎然杜

張所言是眼前景物君忽然說鬼不太鶻兀乎俞君曰  
是夕實遙見月下一人倚樹立似是文士擬就談以破  
岑寂相去十餘步竟冉冉沒故有此語鍾忻湖戲曰雲  
中雞犬劉安過月裏笙歌煬帝歸唐人謂之見鬼詩猶  
嫌假借如公此作乃真不愧此名

霍丈易書言聞諸海大司農曰有世家子讀書墳園園  
外居民數十家皆巨室之守墓者也一日於牆缺見麗  
女露半面方欲注視已避去越數日見於牆外採野花  
時時凝睇望牆內或竟登牆缺露其半身以爲東家之  
窺宋玉也頗繁夢想而私念居此地者皆粗材不應有

此豔質又所見皆荆布不應此女獨靚妝心疑爲狐鬼  
故雖流目送盼而未通一詞一夕獨立樹下聞牆外二  
女私語一女曰汝意中人方步月何不就之一女曰彼  
方疑我爲狐鬼何必徒使驚怖一女又曰青天白日安  
有狐鬼癡兒不解事至此世家子聞之竊喜褰衣欲出  
忽猛省曰自稱非狐鬼其爲狐鬼也確矣天下小人未  
有自稱小人者豈惟不自稱且無不痛詆小人以自明  
非小人者此魅用此術也掉臂竟返次日密訪之果無  
此二女此二女亦不再來

吳林塘言龔游秦隴間有獵者在少華山麓見二人傑

然臥樹下呼之猶能強起問何因蹟於此其一曰吾等  
皆爲狐魅者也初我夜行失道投宿一山家有少女絕  
妍麗伺隙調我我意不自持卽相嫖狎爲其父母所窺  
甚見詈辱我拜跪始免捶撻旣而聞其父母絮絮語若  
有所議者次日竟納我爲婿惟約山上有主人女須更  
番執役五日一上直五日乃返我亦安之半載後病瘵  
夜嗽不能寢散步林下聞有笑語聲偶往尋視見屋數  
楹有人擁我婦坐石看月不勝恚忿力疾欲與角其人  
亦怒曰鼠輩乃敢瞰我婦亦奮起相搏幸其亦病憊相  
牽並仆婦安坐石上嬉笑曰爾輩勿鬪吾明告爾吾實

往來於兩家皆託云上直使爾輩休息五日蓄精以供  
採補耳今吾事已竣爾輩精亦竭無所用爾輩吾去矣  
奄忽不見兩人遂不能出故餓踣於此幸遇君等得拯  
也其一人語亦同獵者食以乾糲稍能舉步使引視其  
處二人共詫曰向者牆垣故土梁柱故木門故可開合  
窗故可啟閉皆確有形質非幻影也今何皆土窟耶院  
中地平如砥淨如雪今何土窟以外崎嶇不容足耶窟  
廣不數尺狐自容可矣何以容我二人豈我二人之形  
亦爲所幻化耶一人見對面崖上有破磁曰此我持以  
登樓失手所碎今峭壁無路當時何以上下耶四顧徘徊

徇皆惘惘如夢二人恨狐女甚請獵者入山捕之獵者曰邂逅相遇便成佳偶世無此便宜事事太便宜必有便宜者存魚吞鈎貪餌故也猩猩刺血嗜酒故也爾二人宜自恨亦何恨於狐二人乃憫默而止

林塘又言有少年爲狐所媚曰漸羸困狐猶時時來後復共寢已疲頓不能御女狐乃披衣欲辭去少年泣涕挽留狐殊不顧怒責其寡情狐亦怒曰與君本無夫婦義特爲採補來耳君膏髓已竭吾何所取而不去此如以勢交者勢敗則離以財交者財盡則散當其委曲相媚本爲勢與財非有情於其人也君於某家某家昔何

目附門牆今何久絕音問耶乃獨責我其音甚厲侍疾者聞之皆太息少年乃反而向內寂無一言

汪旭初言見扶乩者其仙自稱張紫陽卽以悟真篇弗能荅也但判曰金丹大道不敢輕傳而已曾有僕婦竊贖逃僕叩問尚可追捕否仙判曰爾過去生中以財誘人買其妻又誘之飲博仍取其財此人今世相遇誘汝婦逃者買妻報併竊贖者取財報也冥數先定追捕亦不得不如已也旭初曰真仙自不妄語然此論一出凡姦盜皆諉諸夙因可勿追捕不推波助瀾乎乩不能荅有疑之者曰此扶乩人多從狡獪惡少遊安知不有人



匿僕妻而教之作此語陰使人偵之薄暮果赴一曲巷  
登屋脊密伺則聚而呼盧僕婦方艷飾行酒矣潛呼邏  
卒圍所居乃彈首就縛律禁師巫爲姦民竄伏其中也  
監道行嘗假此術以敗嚴嵩論者不甚以爲非惡嵩故  
也然揚沈諸公喋血碎首而不能爭者一方士從容談  
笑乃制其死命則其力亦大矣幸所排者爲嵩使因而  
排及清流雖韓范富歐陽能與枝梧乎故凡仙之術士  
大夫偶然游戲倡和詩詞等諸觀劇則可若藉卜吉凶  
君子當怖其卒也

從叔梅庵公曰淮鎮人家有空屋五間別爲院落用以

貯雜物兒童多往嬉遊跳擲踐蹋頗爲喧擾鍵戶禁之則竊踰短墻入乃大書一帖粘戶上曰此房狐仙所住毋得穢汚姑以怖兒童云爾數日後夜聞窗外語感君見招今已移入當爲君堅守此院也自後人有入者輒爲磚瓦所擊併僮奴運雜物者亦不敢往久而不治竟全就圯頽狐仙乃去此之謂妖由人興

余有莊在滄州南曰上河涯今鬻之矣舊有小明樓五楹下瞰衛河帆檣來往欄楯下與外祖雪峰張公家度帆樓皆游眺佳處先祖母太夫人夏月每居是納涼諸孫更番隨侍焉一日余推窗南望見男婦數十人登一

渡船纜已解一人忽奮拳擊一叟落近岸淺水中衣履  
皆濡方坐起憤詈船已鼓棹去時衛河暴漲洪波直瀉  
洶涌有聲一糧艘張雙帆順流來急如激箭觸渡船碎  
如柿數十人並沒此叟存乃轉怒爲喜合掌誦佛號  
問其何適曰昨開得族弟得二十金贖重養媳爲人妾  
以今日成券急質田得金如其數賁之往贖耳衆同聲  
曰此一擊神所也促換渡船送之過時余方十歲但  
聞爲趙家莊人憐問其名姓此雍正癸丑事又先太  
夫人言滄州八有嫁其弟婦而鬻兩姪女於青樓者  
舉人皆不平一日金販綠豆泛巨舟詣天津晚泊河

于坐船舳濯足忽西岸一鹽舟緯索中斷橫掃而過兩  
舳相切自膝以下筋骨糜碎如割截號呼數日乃死先  
外祖一僕聞之急奔告曰某甲得如是慘禍真大怪事  
先外祖徐曰此事不怪若竟不如此反是怪事此雍正  
甲辰乙巳間事

交河王洪緒言高川劉某住屋七楹自居中三楹東廂  
二楹以妻歿無葬地停柩其中西廂二楹幼子與其妹  
居之一夕聞兒啼甚急而不聞妹語疑其在竈室未歸  
從窗罅視已息燈否月明之下見黑烟一道蜿蜒從東  
廂戶下出縈繞西廂窗下久之不去迨妹醒拊兒黑烟

乃冉冉斂入東廂去心知妻之魂也自後每月夜聞兒啼潛起窺視所見皆然以語其妹妹爲之感泣悲哉父母之心死尚不忘其子乎人子追念其父母能如是否乎

先師桂林呂公闇齋言其鄉有官邑令者蒞任之日夢其房師某公容色憔悴若重有憂者邑令蹙然迎拜曰旅櫬未歸是諸弟子之過也然念之未敢忘今幸託蔭得一官將拮据營窀穸矣蓋某公卒於戍所尚浮屠僧院也某公曰甚善然歸我之骨不如歸我之魂子知我骨在滇南不知我魂羈於此也我初爲此邑令有試壘

汙萊者吾誤報陞科想者紛紛吾心知其詞直而恐王  
吏議百計回護使不得申遂至今爲民累土神訴諸東  
岳岳神謂事由疎舛雖無自利之心然恐以檢舉妨遷  
擢則其罪與自利等牒攝吾魂羈留於此待此浮糧減  
免然後得歸困苦饑寒所不忍道回思一時爵祿所得  
幾何而業海茫茫竟杳無岸岸誠不勝泣血椎心今幸  
子來官此儻念平生知遇爲籲請蠲除則我得重入轉  
輪脫離鬼趣雖生前遺蛻委諸螻蟻亦非所憾矣邑令  
檢視舊牘果有此事後爲宛轉請豁又恍惚夢其來別  
云

交河及方言曰說鬼者多誕然亦有理似可信者雍正  
乙卯七月泊舟靜海之南微月朦朧散步岸上見二人  
坐柳下對談試往就之亦欣然延坐諦聽所說乃皆幽  
冥事疑其爲鬼瑟縮欲遁二人止之曰君勿訝我等非  
鬼一走無常一視鬼者也問何以能視鬼曰生而如是  
莫知所以然又問何以走無常曰夢寢中忽被拘役亦  
莫知所以然也共話至二鼓大抵纓陳報應因問冥司  
以儒理斷獄耶以佛理斷獄耶視鬼者曰吾能見鬼而  
不能與鬼語不知此事走無常曰君無須問此祇問已  
心問心無愧卽陰律所謂善問心有愧卽陰律所謂惡

公是公非幽明一理何分儒與佛乎其說平易寬不類  
巫覡語也

里有視鬼者曰鬼亦恒憧憧擾擾若有所營但不知所  
營何事亦有喜怒哀樂但不知其何由大抵鬼與鬼境  
亦如人與人競耳然微陰不足敵盛陽故莫不畏人其  
不畏人者一由人據所居鬼刺促不安故現變相驅之  
去一由崇人求祭享一由桀驁強魂戾氣未消如人世  
無賴橫行爲暴皆遇氣旺者避遇運蹇者乃敢侵或有  
冤魂厲魄得請於神報復以申積恨者不在此數若夫  
慾心所感淫鬼應之殺心所感厲鬼應之憤心所感怨



鬼應之則皆由其人之自召更不在此數矣我嘗清明  
上冢見游女蹋青其妖媚弄姿者諸鬼隨之嬉笑其幽  
閒貞靜者左右無一鬼又嘗見學宮有數鬼教諭鮑先  
生出先生諱梓南宮人官獻縣教諭載縣志循吏傳則瑟縮伏艸間訓導某先  
生出則跳擲自如然則鬼之敢侮與否尤視乎其人哉  
侍姬之母沈媼言鹽山有劉某者患癰閉百藥不驗一  
夕夢神語曰銅頭煨灰酒服之卽通問銅頭何物曰汝  
輩所謂蠮螋也試之果愈余謂此濕熱蘊結以濕熱攻  
濕熱借其竄利下行之性耳若州都之官氣不能化則  
求之於本原非此物所能導也

裂鐵幢副憲言有夜行者於竹林邊見一物似人非人  
蠢蠢然摸索而行叱之不應知爲精魅拾瓦石擊之其  
物化爲黑烟縮入林內啾啾作聲曰我緣宿業墮餓鬼  
道中旣瞽且聾艱苦萬狀公何忍復相逼乃委之而去  
余灋陽消夏錄中記王菊莊所言女鬼以巧於讒搆受  
啞報此鬼受聾瞽報其聰明過甚者乎

先師汪文端公言有欲謀害異黨者苦無善計有點者  
密偵知之陰裏藥以獻曰此藥入腹卽死然死時情狀  
與病卒無異雖蒸骨檢之亦與病卒無異也其人大喜  
留之飲歸則以是夕卒矣蓋先以其藥餌之爲滅口計

矣公因太息曰獻藥者殺人以媚人而先自殺也用其藥者先殺人以滅口而口終不可滅也紛紛機械何爲乎張樊川前輩時在座因言有好變童者悅一宦家子度無可得理陰屬所愛姬託媒姬招之約會於別墅將執而脅汚焉屆期聞已至疾往掩捕突失足墮荷塘板橋下幾於滅頂喧呼掖出則宦家子已遁姬已鬻亂斂橫矣蓋是子美秀甚姬亦悅之故也後無故開閣放此姬婢姬乃稍洩其事陰謀者鬼神所忌殆不虛矣賣花者顧姬持一舊磁器求售似筆洗而畧淺四周內外及底皆有泐色似哥窑而無冰紋中平如硯獨露磁

骨邊線界畫甚明不出人毫髮殊非剝落不知何器以  
無用還之後見廣異志載嵇胡見石室道士案頭朱筆  
及孟語乾闥子載何元讓所見天狐有朱盞筆硯語又  
逸史載葉法善有待朱鉢畫符語乃悟唐以前無朱硯  
點勘文籍則研朱於杯盞大筆濡染則貯朱於鉢杯盞  
畧小而口哆以便搯筆鉢稍大而口斂以便多注濃瀋  
也顧媼所持盞卽朱盞向來賞鑒家未及見耳急呼之  
來問此盞何往曰本以三十錢買得云出自井中因公  
斥爲無用以二十錢賣諸雜物攤上今將及一年不能  
復問所在矣深爲惋惜世多以高價市贗物而真古器

園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六

或往往見損余尚非規方竹漆斷紋者而交臂失之尚  
如此然則蓄寶不彰者可勝數哉

余後又得一朱蓋製  
與此同爲陳望之撫

軍持去乃知此物世  
尚多有第人不識耳

先師介公野園言親串中有不畏鬼者聞有凶宅輒往  
宿或言西山某寺後閣多見變怪是歲值鄉試因僦住  
其中奇形詭狀每夜環繞几榻間處之恬然然亦弗能  
害也一夕月明推窗四望見艷女立樹下咤然曰怖我  
不動來魅我耶爾是何怪可近前女亦咤然曰爾固不  
識我我爾祖姑也歿葬此山聞爾日日與鬼角爾讀書  
十餘年將徒博一不畏鬼之名耶抑亦思奮身科目爲

祖父光爲門戶計耶今夜而鬪爭晝而倦臥試期日近  
舉業全荒豈爾父爾母遣爾裹糧入山之本志哉我雖  
居泉壤於母家不能無情故正言告爾爾試思之言訖  
而隱私念所言頗有理乃束裝歸歸而詳問父母乃無  
是祖姑大悔頓足曰吾乃爲黠鬼所賣奮然欲再往其  
友曰鬼不敢以力爭而幻其形以善言解鬼畏爾矣爾  
何必追窮寇乃止此友可謂善解紛矣然鬼所言者正  
理也正理不能禁而權詞能禁之可以悟消鎔剛氣之  
道矣

前記閤學札公祖墓巨蟒事據總憲舒穆魯公之言也

壬子三月初十日蔣少司農戟門邀看桃花適與札公聯坐因叩其詳知舒穆魯公之語不誣札公又曰尚有一軼事舒穆魯公未知也守墓者之妻劉媪恒與此蟒同寢處蟠其榻上幾滿來必飲以火酒注巨碗中蟒舉首一嗅酒減分許所餘已味淡如水矣憑劉媪與人療病亦多有驗一旦有欲買此蟒者給劉媪錢八千乘其醉而昇之去去後媪忽發狂曰我待汝不薄汝乃賣我我必褫汝魄自擲不止媪之弟奔告札公札公自往視亦無如何逾數刻竟死夫妖物憑附女巫事所恒有忤妖物而致禍亦事所恒有惟得錢賣妖其事頗奇而有

廣濟東瓊州府志有  
瞽目院

人出錢以買妖尤奇之奇耳此蟒今猶在其地在西直門外土人謂之紅果園

育嬰堂養濟院是處有之惟滄州別有一院養瞽者而不隸於官瞽者劉君瑞曰昔有選人陳某過滄州資斧匱竭無可告貸進退無路將自投於河有瞽者憫之傾囊以助其行選人入京竟得官落至州牧念念不能忘瞽者自責數百金將申漂母之報而偏覓瞽者不可得併其姓名無知者乃捐金建是院以收養瞽者此瞽者與此選人均可謂古之人矣君瑞又言衆瞽者留室一楹旦夕炷香拜陳公余謂陳公之側瞽者亦宜設一坐



君瑞囁嚅曰瞽者安可與官坐余曰如以其官而祀之則瞽者自不可坐如以其義而祀之則瞽者之義與官等何不可坐耶此事在康熙中君瑞告余在乾隆乙亥丙子間尚能舉居是院者爲某某今已三十餘年不知其存與廢矣

明季兵亂曾伯祖鎮番公年甫十一被掠至臨清遇舊客作李守敬以獨輪車送歸崎嶇戈馬之間瀕危者數終不舍去也時宋太夫人在酌以金先頓首謝然後置金於案曰故主流離心所不忍豈爲求賞來耶泣拜而別自後不復再至矣守敬性慇直儕輩有作好者輒斷

斷與爭故爲衆口所排去而患難之際不負其心乃如此

事有先兆莫知其然如日將出而霞明兩將至而礎潤  
助乎彼則應乎此也余自四歲至今無一日離筆硯王  
子三月初二日偶在直廬戲語諸公曰昔陶靖節自作  
挽歌余亦自題一聯曰浮沉宦海如鷗鳥生死書叢似  
蠹魚百年之後諸公書以見輓足矣劉石庵參知曰上  
句殊不類公若以輓陸耳山乃確當耳越三日而耳山  
訃音至豈非機之先見歟

申蒼嶺先生言有士人讀書別業墻外有廢冢莫知爲

誰園丁言夜中或有吟哦聲潛聽數夕無所聞一夕忽聞之急持酒往澆蒙上曰泉下苦吟定爲詞客幽明雖隔氣類不殊肯現身一共談乎俄有人影冉冉出樹陰中忽掉頭竟去殷勤拜禱至再至三微聞樹外人語曰感君見賞不敢以異物自疑方擬一接清談破百年之岑寂及遙觀丰采乃衣冠華美翩翩有富貴之容與我輩緼袍殊非同調士各有志未敢相親惟君委曲諒之士人悵悵而返自是併吟哦亦不聞矣余曰此先生玩世之寓言耳此語既未親聞又旁無聞者豈此士人爲鬼揶揄尚肯自述耶先生掀髯曰鉏麇槐下之詞渾良

夫夢中之譟誰聞之歟予乃獨詰老夫也

邱孝廉二田言永春山中有廢寺皆焦土也相傳初有僧居之僧善咒術其徒夜或見山魃請禁制之僧曰人自人妖自妖兩無涉也人自行於晝妖自行於夜兩無害也萬物並生各適其適妖不禁人晝出而人禁妖夜出乎久而晝亦黽人僧寮無寧宇始施咒術而氣候已成黨羽已衆竟不可禁制矣憤而雲游求善効治者偕之歸登壇檄將雷火下擊妖殲而寺亦燼焉僧拊膺曰吾之罪也夫吾咒術始足以勝之而弗肯勝也吾道力不足以勝之而妄欲勝也博善化之虛名潰敗決裂乃

至此養癰貽患我之謂也夫

飛車劉八從孫樹珊之御者也其御車極鞭策之威盡  
馳驅之力遇同行者必驚越其前而後已故得此名馬  
之強弱所不問馬之饑飽所不問馬之生死亦所不問  
也歷數主殺馬頗多一日御樹珊往羣從家以空車返  
中路馬軼爲輪所軋仆轍中其傷頗輕竟昏瞶不知人  
昇歸則氣已絕矣好勝者必自及不仁者亦必自及東  
野稷以善御名一國而極馬之力終以敗駕况此役夫  
哉自隕其生非不幸也

先祖光祿公有莊在滄州衛河東以地恒積潦其水左

右斜表如人字故名人字汪後土語訛人字曰銀子又轉汪爲窪以吹唇聲輕呼之音乃近娃彌失其真矣土瘠而民貧凋敝日甚莊南八里爲狼兒口土語以狼兒近疎平聲光祿公曰人對狼口宜其不蕃也乃改莊門北向直北五里曰木沽口沽字土音在果戈之間自改門後人字汪漸富腴而木沽口漸凋敝矣其地氣轉移歟抑孤虛之說竟真有之

人字汪場中有積柴俗謂之柴多年矣土人謂中有靈怪犯之多致災禍有疾病禱之亦或驗莫敢擷一莖拈一葉也雍正乙巳歲大饑光祿公捐粟六千石煮粥以賑一

日柴不給欲用此柴而莫敢舉手乃自往祝曰汝既有神必能達理今數千人枵腹待斃汝豈無惻隱心我擬移汝守倉而取此柴活饑者諒汝不拒也祝訖麾衆拽取毫無變異柴盡得一禿尾巨蛇蟠伏不動以巨舂舂入倉中斯須不見從此亦遂無靈然迄今六七十年無敢竊入盜粟者以有守倉之約故也物至毒而不能不爲理所屈妖不勝德此之謂矣

從孫樹寶言韓店史某貧徹骨父將歿家惟存一青布袍將以斂其母曰家久不舉火持此易米尚可多活月餘何爲委之土中乎史某不忍卒以斂此事人多知之

曾有失銀釧者大索不得史某忽得於糞壤中皆曰此  
天償汝衣旌汝孝也失釧者以錢六千贖之恰符衣價  
此近日事或曰偶然也余曰如以爲偶則王祥固不再  
得魚孟宗固不再生筍也幽明之感應恒以一事示其  
機耳汝烏乎知之

景州李晴嶙言有劉生訓蒙於古寺一夕微月之下聞  
窗外窸窣聲自隙窺之牆缺似有二人影急呼有盜忽  
隔牆語曰我輩非盜來有求於君者也駭問何求曰猥  
以風業墮餓鬼道中已將百載每聞僧廚炊煮輒饑火  
如焚窺君似有慈心殘羹冷粥賜一澆奠可乎問佛家



經載足濟冥途何不向寺僧求超拔曰鬼逢超拔是亦前因我輩過去生中營營仕宦勢盛則趨附勢敗則掉臂如路人當其得志本未扶窮救厄造有善因今日勢敗又安能遇是善緣乎所幸貨賂豐盈不甚愛惜孤寒故舊尙小有周旋故或能時遇矜憐得一露餘瀝不然則如目連鍵母在大地獄中食至口邊皆化猛火雖佛力亦無如何矣生惻然問之許如所請鬼感激嗚咽去自是每以殘羹剩酒澆牆外亦似有盼嚮然不見形亦不聞語越歲餘夜聞牆外呼曰久叨嘉惠今來別君生問何往曰我二人無計求脫惟思作善以自拔此林內

野鳥至多有彈射者先驚之使高飛有網罟者先驅之使勿入以是一念感動神明今已得付轉輪也生嘗舉以告人曰沉淪之鬼其力猶可以濟物人奈何謝不能乎

族兄中涵知旌德縣時近城有虎暴傷獵戶數入不能

捕邑人請曰非聘徽州唐打獵不能除此患也

休寧戴市原曰

明代有唐某甫新婦而戕於虎其婦後生一子視之曰

爾不能殺虎非我子也後世子孫如不能殺虎亦皆非

我子孫也故唐乃遣吏持幣往歸報唐氏選執至精者

氏世世能捕虎二人行且至則一老翁鬚髮皓然時咯咯作嗽一童子十六七耳大失望姑命具食老翁察中涵意不滿半

跪啟曰聞此虎距城不五里先往捕之賜食未晚也遂  
命役導往役至谷口不敢行老翁哂曰我在爾尚畏耶  
入谷將半老翁顧童子曰此畜似尙睡汝呼之醒童子  
作虎嘯聲果自林中出徑搏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縱  
八九寸橫半之奮臂屹立虎撲至側首讓之虎自頂上  
躍過已血流仆地視之自領下至尾間皆觸斧裂矣乃  
厚贈遣之老翁自言煉臂十年煉目十年其目以毛帚  
掃之不瞬其臂使壯夫攀之懸身下絕不能動莊子曰  
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信夫嘗見史舍人嗣彪  
閭中捉筆書條幅與秉燭無異又聞靜海勵文恪公剪

方寸紙一百片書一字其上片片向日疊映無一筆絲毫出入均習而已矣非別有謬巧也

李慶子言山東民家有狐居其屋數世矣不見其形亦不聞其語或夜有火燭盜賊則擊扉撼窗使主人知覺而已屋或漏損則有銀錢鏗然墜几上卽爲修葺計所給恒浮所費十之二若相酬者歲時必有小餽遺置窗外或以食物荅之置其窗下轉瞬卽不見矣從不出牖人兒童或反牖之戲以瓦礫擲窗內仍自窗還擲出或欲觀其擲出投之不已亦擲出不已終不怒也一日忽簷際語曰君雖農家而子孝弟友婦姑娣姒皆婉順恒

爲善神所護故人住君家避雷劫今大劫已過敬謝主人  
吾去矣自此遂絕從來狐居人家無如是之謹飭者  
其有得於老氏和光之旨歟卒以謹飭自全不遭劫治  
之禍其所見加人一等矣

從姪虞惇從兄懋園之子也壬子三月隨余勘

文源閣書同住海澱槐西老屋

余增袁煦之別業余輩治之爲輪對上直憩息

地之言懋園有朱漆藤枕棰莊社會之所買有年矣一年  
夏日每枕之輒嗡嗡有聲以爲作勞耳鳴也旬餘後其  
聲漸厲似飛蟲之振羽又月餘聲達於外不待就枕始  
聞矣疑而剖視則一細腰蜂鼓翼出焉枕四圍無針芥

隙蜂何能遺種於內如未際時先遺種何以越數歲乃生或曰化生也然蜂生以蠅不以化卽果化生何以他處不化而化於枕他枕不化而化於此枕枕中不飲不食何以兩月餘猶活設不剖出將不死乎此理殊不可曉也

虞淳又言掖縣林知州禹門其受業師也自言其祖年八十餘已昏耄不識人亦不能步履然猶善飯惟枯坐一室苦鬱鬱不適子孫恒以椅舁至門外延眺以爲消遣一日命侍者入取物獨坐以俟侍者出則併椅失之矣閤家悲泣惶駭莫如所爲裏糧四出求之亦無蹤跡

曾有友人自勞山來途過禹門遙呼曰若非覓若祖乎  
今在山中某寺無恙也急馳訪之果然其地距掖數百  
里僧不知其何以至其祖但覺有二人舁之飛行亦不  
知其爲誰也此事極怪而非怪殆山魃狐魅播弄老人  
以爲游戲耳

戈孝廉廷模字式之芥舟前輩長子也天姿朗澈詩格  
書法並有父風於父執中獨師事余余期以遠到乃年  
四十餘始選一學官後得心疾忽發忽止竟天天年余  
深悲之偶與從孫樹珏談及樹珏因言其未歿以前讀  
書至夜半偶卽景得句曰秋入幽窗燈黯淡屬對未就

忽其友某揭簾入延與坐談因告以此句其友曰何不  
對以魂歸故里月淒清式之愕然曰君何作鬼語轉瞬  
不見乃悟其非人蓋衰氣先見鬼感衰氣應之也故式  
之不久亦下世與靈怪集載曹唐江陵佛寺詩水底有  
天春漠漠一聯事頗相類

晉慕容宗丞言有夜行遇鬼者奮力與角俄羣鬼大集  
或拋擲沙礫或牽拽手足左右支吾大受捶擊顛蹶者  
數矣而憤悲彌甚猶死鬪不休忽坡上有老僧持燈呼  
曰檀越且止此地鬼之窟宅也檀越雖猛士已陷重圍  
客主異形衆寡異勢以一人氣血之勇敵此輩無窮之



變幻雖賁育無幸勝也況不如賁育者乎知難而退乃爲豪傑何不暫忍一時隨老僧權宿荒刹耶此人頓悟奮身脫出隨其燈影而行羣鬼漸遠老僧亦不知所往坐息至曉始覓得路歸此僧不知是人是鬼可謂善知諦矣

海淀人捕得一巨鳥狀類蒼鷺而長喙利吻目睛突出眈眈可畏非鵞非鶻非鵠非鷗莫能名之無敢買者金海住先生時寓直澄懷園獨買而烹之味不甚佳甫食一二嚮覺胸膈間冷如冰雪堅如鐵石沃以燒春亦無暖氣委頓數日乃愈或曰張讀宣室志載俗傳人死

數日後當有禽自柩中出曰殺有鄭生者嘗在隰川與  
社官獵於野網得巨鳥色蒼高五尺餘解而視之忽然  
不見里中人言有人死且數日卜者言此日殺當去其  
家伺而視之果有巨鳥蒼色自柩中出又原化記載韋  
滂借宿人家射落殺鬼烹而食之味極甘美先生所食  
或卽殺鬼所化故陰凝之氣如是歟倪餘疆時方同直  
聞之笑曰是又一終南進士矣

自黃村至豐宜門

俗謂之南西門

凡四十里泉源水脉絡帶鉤

連積雨後汚潦沮洳車馬頗爲阻滯有李秀者御空車  
自固安返見少年約十五六娟麗如好女蹙蹙泥塗狀

閱微草堂筆記卷十一

三七

甚困憊時日已將沒見秀行過有欲附載之色而媿沮不言秀故輕薄挑與語邀之同車忸怩而上沿途市果餌食之亦不甚辭漸相軟款間以調謔面頰微笑而已行數里後視其貌似稍蒼尚不以爲意又行十餘里暮色昏黃覺眉目亦似漸改將近

南苑之西門則廣頰高顴鬚鬣有鬚矣自訝目眩不敢致詰比至逆旅下車乃鬚髯皓白成一老翁與秀握手作別曰蒙君見愛懷感良深惟暮齒衰顏今夕不堪同榻愧相負耳一笑而去竟不知爲何怪也秀表弟爲余廚役嘗聞秀自言之且自悔少年無狀致招狐鬼之侮

云

文安王岳芳言有楊生者貌姣麗自慮或遇強暴乃精習技擊十六七時已可敵數十人會詣通州應試暫住京城偶獨游陶然亭遇二同人強邀入酒肆心知其意姑與飲噉且故索珍味食二同人喜甚因誘至空寺左右挾坐遽擁於懷生一手按一人並踣於地以足踢背各解帶反接抽刀擬頸曰敢動者死褫其下衣並淫之且數之曰爾輩年近三十豈足供狎昵然爾輩污人多矣吾爲孱弱童子復讐也徐釋其縛掉臂徑出後與岳芳同行遇其一於途顧之一笑其人掩面鼠竄去乃爲

岳芳具道之岳芳曰戕命者使還命攘財者使還財律也此當相償者也惟淫人者有治罪之律無還使受淫之律此不當償者也子之所爲謂之快心則可謂之合理則未也

從孫樹齋言南村戈孝廉仲坊至遵祖莊

土語呼榛子莊

之訛謂子雙聲之轉也相近會曹氏之墓聞其鄰家雞

以有念產一卵入夜有光仲坊偕數客往觀時已昏暮燈下視

之無異常卵撤去燈火果吐光熒熒過卵四圍如盤盂置諸室隅立門外視之則一室照耀如晝矣客或曰是雞爲蛟龍所感故生卵有是變怪恐久而破散出不利

主人仲坊次日卽歸不知其究竟如何也案木華海賦  
曰陽冰不治陰火潛然蓋陽氣伏積陰之內則鬱極而  
外騰嶺南異物志稱海中所生魚蜃置陰處有光嶺表  
錄異亦稱黃蠟魚頭夜有光如龍燭其肉亦片片有光  
水之所生與水同性故也必海水始有火必海錯始有  
光者積水之所聚卽積陰之所凝故百川不能鬱陽氣  
惟海能鬱也至暑月腐艸之爲螢以層陰積雨陽氣蒸  
而化爲蟲塞北之夜亮木以冰谷雪巖陽氣聚而附於  
木螢不久卽死夜亮木移植盆盎越一兩歲亦不生明  
出潛離隱氣得舒則漸散耳惟雞卵夜光則理不可曉

蛟龍所感之說亦未必然按段成式酉陽雜俎稱嶺南  
毒菌夜有光殺人至速蓋瘡瘍所鍾以溫熱發爲陽焰  
此卵或冷厲之氣偶聚於雞或雞多食毒蟲久而蘊結  
如毒菌有光之類亦未可知也

從姪虞惇言聞諸任邱劉宗萬曰有旗人赴任邱催租  
適村民夜演劇觀至二鼓乃散歸途酒渴見樹旁茶肆  
因繫馬而入主人出言火已熄但冷茶耳入室良久捧  
茶半盃出色殷紅而稠粘氣似微醒飲盡更求益曰瓶  
已罄矣當更覓殘剩須坐此稍待勿相窺也旣而久待  
不出潛窺門隙則見懸一裸女子破其腹以木撐之而

持盃刮取其血惶駭退出乘馬急奔聞後有追索茶錢  
聲沿途不絕比至居停已昏瞶墜仆居停聞馬聲出視  
扶掖入次日乃蘇述其顛末共往迹之至繫馬之處惟  
平蕪老樹荒冢疊疊叢棘上懸一蛇中裂其心橫以  
艸莖而已此與裴硯傳奇載盧涵遇盟器婢子殺之而  
酒事相類然婢子留宿意在求偶此鬼鬻茶胡爲耶  
所需者冥鏹又向人索錢何爲耶

田香谷言景河鎮西南有小村居民三四十家有鄒某  
者夜半聞犬聲披衣出視微月之下見屋上有一巨人  
坐駭極驚呼鄰里並出稍稍審諦乃所畜牛昂首而蹲



不知其何以上也頃刻喧傳男婦皆來看異事忽一家  
火發燄猛風狂閭村幾盡爲焦土乃知此爲牛旣兆回  
祿也姚安公曰時方納稼豆稻穀草堆林籬茅屋間表  
延相接農家作苦家家夜半皆酣眠突爾遭焚則此村  
無噍類矣天心仁愛以此牛驚使夢醒也何反以爲妖  
哉

同郡某孝廉未第時落拓不羈多來往青樓中然倚門  
者視之漠然也惟一妓名椒樹者此妓佚其姓名此里巷中戲諧之語也  
獨賞之曰此君豈長貧賤者哉時邀之狎飲且以夜台  
資供其讀書比應試又爲捐金治裝且爲其家謀薪米

孝廉感之握臂與盟曰吾儻得志必納汝椒樹謝曰所以重君者怪姊妹惟識富家兒欲人知脂粉綺羅中尙有具眼人耳至白頭之約則非所敢聞妾性冷蕩必不能作良家婦如已執箕帚仍縱懷風月君何以堪如幽閉閨閣如坐囹圄妾又何以堪與其始相歡合終致此離何如各留不盡之情作長相思哉後孝廉爲縣令屢招之不赴中年以後車馬日稀終未嘗一至其署亦可云奇女子矣使韓淮陰能知此意烏有烏盡弓藏之憾哉

膠州法南埜飄泊長安窮愁頗甚一日於李符干御史

座上言曾於灤口旅舍見二詩其一曰流落江湖十四  
春徐娘半老尙風塵西樓一枕鴛鴦夢明月窺窗也笑  
人其二曰含情不忍訴琵琶幾度低頭掠髻鴉多謝西  
川貴公子肯持紅燭賞殘花不署年月姓名不知誰作  
也余曰此君自寓坎坷耳然五十六字足抵一篇琵琶  
行矣

益都李生文淵南澗弟也嗜古如南澗而博辯則過之  
不幸天逝南澗乞余誌其墓匆匆未果併其事狀失之  
至今以爲憾也一日在余生雲精舍討論古禮因舉所  
聞一事曰博山有書生夜行林莽間見貴官坐松下呼

與語諦視乃其已故表丈某公也不得已近前拜謁問  
家事甚悉生因問古稱體魄藏於野而神依於廟主丈  
人有家祠何爲在此某公曰此泥於古不墓祭之文也  
夫廟祭地也主祭位也神之來格以是地是位爲依歸  
焉耳如神常居於廟常附於主是四世祖妣與子孫人  
鬼雜處也且有廟有主爲有爵祿者言之耳今一邑一  
鄉之中能建廟者萬家不一二能立祠者千家不一二  
能設主者百家不一二如神依主而不依墓是百千億  
萬貧賤之家其祖妣皆無依之鬼也有是理耶知鬼神  
之情狀者莫若聖人明器之禮自夏后氏以來矣使神

在室而不在墓則明器當設於廟乃皆瘞之於墓中是以器供神而置於神所不至也聖人顧若是慎耶衛人之耐離之殷禮也魯人之耐合之周禮也孔子善周使神不在墓則墓之分合了無所異有何善不善耶禮曰父沒而不忍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亡而不忍用其杯棬口澤存焉爾一物之微尚且如是顧以先人體魄視如無物而別植數寸之木曰此吾父吾母之神也母乃不知類耶寺鐘將動且與子別子今見吾此後可母爲豈儒所惑矣生勿遽起立東方已白視之正其墓道前也

陳裕齋言有飢居道觀者與一狐女狎靡夕不至忽數  
日不見莫測何故一夜牽簾含笑入問其曠隔之由曰  
觀中新來一道士衆目曰仙慮其或有神術姑暫避之  
今夜化形爲小鼠自壁隙潛窺直大言欺世者耳故復  
來也問何以知其無道力曰僞仙僞佛技止二端其一  
故爲靜默使人不測其一故爲顛狂使人疑其有所託  
然真靜默者必淳穆安恬凡矜持者僞也真託於顛狂  
者必游行自在凡張皇者僞也此如君輩文士故爲名  
高或迂僻冷峭使人疑爲狷或縱酒罵坐使人疑爲狂  
同一術耳此道士張皇甚矣足知其無能爲也時共飲

錢稼軒先生家先生曰此狐眼光如鏡然詞鋒太利未免不留餘地矣

司爨者曹媼其子僧也言嘗見粵東一宦家到寺營齋云其妻亡已十九年一夕燈下見形曰自到黃泉無時不憶尚冀君百年之後得一相見不意今配入轉輸從此茫茫萬古無復會期故冒冥司之禁賂監送者來一取別耳其夫駭痛方欲致詞忽旋風入室捲之去尙隱隱聞泣聲故爲飯僧禮懺資來世福也此夫此婦可謂兩不相負矣長恨歌曰但令心如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安知不以此一念又種來世因耶

桂苑叢談記李衛公以方竹杖贈甘露寺僧云此竹出  
大宛國堅實而正方節眼鬚牙四面對出云云案方竹  
今閩粵多有不爲異物大宛卽今哈薩克已隸職方其  
地從不產竹烏有所謂方者哉又古今註載烏孫有青  
田核大如六升瓠空之以盛水俄而成酒案烏孫卽今  
伊犁地問之額魯特皆云無此又杜陽雜編載元載造  
芸暉堂於私第芸香艸名也出于閩國其香潔白如玉  
入土不朽爛春之爲屑以塗其壁故號曰芸暉于閩卽  
今和闐地亦未聞此物惟西域有艸名瑪努根似蒼朮  
番僧焚以供佛頗爲珍貴然色不白亦不可泥壁均小



說附會之詞也

黎苻塘言有少年其父商於外久不歸無所約束因爲囊家所誘博負數百金囊家議代出金償衆而勒寫鬻宅之券不得已從之慮無以對母妻遂不返其家夜入林自縊甫結帶聞馬蹄隆隆回顧乃其父歸也駭問何以作此計度不能隱以實告父殊不怒曰此亦常事何至於此吾此次所得尚可抵汝自歸家吾自往償金索券可也時囊家博未散其父突排闥入本皆相識一一指呼姓字先斥其誘引之非次責以逼迫之過衆錯愕無可置詞旣而曰旣不肖子寫宅券吾亦難以博訴官

今償汝金汝明日分給衆人還我宅券可乎囊家知理  
屈願如命其父乃解腰纏付囊家一一驗入得券卽就  
燈焚之憤然而出其子還家具食待至曉不歸至囊家  
偵探曰已焚券去方慮有他故次日囊家發篋乃皆紙  
錠金所親收衆目共睹無以自白竟出已囊以償頗自  
疑遇鬼後旬餘訃音果至歿已數月矣

李樵風言杭州湧金門外有漁舟泊神祠下聞祠中人  
語嘈雜旣而神訶曰汝曹野鬼何辱文士罪當笞又聞  
辯訴曰人靜月明諸幽魂暫游水次稍釋羈愁此二措  
大獨講學談詩刺刺不止衆皆不解實所厭聞竊相耳

語微示不滿稍稍引去則有之非敢有所觸犯也神默然少頃曰論文雅事亦當擇地擇人先生休矣俄而燐火如螢自祠中出遙聞吃吃笑不已四散而去

劉繩滄州人其母以康熙壬申生至乾隆壬子年一百一歲尚強健善飯屢逢

恩詔里胥欲爲報官支粟帛輒固辭弗願去歲欲爲請旌建坊亦固辭弗願或詢其弗願之故慨然曰貧家養婦賦命蹇薄正以顛連困苦爲神道所憐得此壽耳一邀過分之福則死期至矣此媼所見殊高計其生平必無膠膠擾擾意外之營求宜其恬然冲靜頤養天和得

以葆此長齡矣